

中国“裸官”报告

金融业成重灾区 6年追回540亿

最新一期的《财经》杂志刊出封面文章:中国“裸官报告”,详细阐述了“裸官”的概念、发展、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。

其中提到2000年至2003年,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;2007年,人均携款约540万元;2012年,人均携款约480万元。平均下来人均携款近500万元。上述6个年份中,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540亿元左右,人均约480万元。

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,2007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,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,追缴赃款赃物244.8亿多元。

金融行业重灾区

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、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,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,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。

在记者采访中确定的59人外逃“裸官”名单中,金融行业占据24%,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。这些人员中,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25岁,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岁至40岁之间。

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,则将“裸官”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心思深沉、外表踏实的高山,给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: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;女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家。实际上,从2002年起,李雪在苏格蘭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;高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。

2004年12月,高山外逃。2005年1月4日,高山案发。此后查证,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,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元。2012年8月13日,高山回国投案自首,今年9月29日庭审受审。

“三步走”实现外逃

一、亲属先行 “裸官”的特征之一,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。这一步并不难实现。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,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,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、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。例如,在全国

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,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,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。

二、资产随后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,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:现金走私,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;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、账户付款、海外业务、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;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,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,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、海运单据、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;通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产;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。

三、择机外逃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。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,或持有多个护照,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。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,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,一人多证的现象,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、资料带来阻碍。

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,除了最常见的养病、休假,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。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。

《财经》2013.10.16

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汉奸才子

1947年春,已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偶读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,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,有感而发:“秋岳坐汉奸罪死,世人皆曰可杀。然今日取其书观之,则援引广博,论断精确,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,实称上品,未可以人废言也。”

秋岳是黄浚的字。

黄浚是何许人也?为何一个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地青睐有加?可见黄浚之才确非寻常之辈能望其项背。

黄浚,字秋岳,号哲维,生于福州一书香世家,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。黄浚被处决前前系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高级机要秘书。1937年8月26日,以叛国罪被判死,是抗战中最早被处决的汉奸。

黄浚自幼随外祖父读书,4岁识字,7岁能诗,因其早慧遂有“神童”之誉。1902年,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,就读于京师译学馆。因其博学多才,颇为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。其后,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,与诗坛领袖樊增祥、傅增湘、罗瘿公等人也过从甚密,获益匪浅。

这些时代巨擘的器重,使得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,更兼之其喜好交结,尤擅攀附名流,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的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,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、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,得以写成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。该书绝大部分篇幅,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,皆材料详

实、论述完备,时人赞之“援引广博,论断精确”。

民国初年,黄浚留学日本,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。1935年,黄浚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,颇得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信任,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逐渐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。日本间谍的指挥部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,总领事须磨是个资深老牌间谍。他把眼光放在了自己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、南京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。

黄浚有才无德,一味追求个人享受,生活极为奢靡,毫无人格与气节。其长子黄晟和他是一丘之貉,也曾留学日本,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。

黄浚父子很快就沦为汉奸、间谍。被拉下水后的的黄浚于是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、海军部、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,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,为日本人窃取机密便大开了方便之门。

不久,令人扼腕的悲剧便发生了:江阴要塞泄密。

1937年8月的一天,蒋介石突然接到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消息: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、九江、武汉、宜昌、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,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。与此同时,南京、武汉、重庆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动,随日本商船匆忙下撤。

冯玉祥趣事一箩筐

军要来啦。”老冯喜滋滋地说:“冯玉祥来就搞这么热闹啊?”卖粥人说:“是啊,冯将军是大官。”老冯说:“但他也是个普通人,你见过冯玉祥吗?”卖粥人说:“没见过,听说这家伙人倒不错,就是喜欢抢别人的姨太太。”老冯说:“你说的那是张宗昌,我就是冯玉祥,我啥时候抢过人家姨太太?!”

“天上飞机多还是乌鸦多?”

中原大战时,中央军出动空军助战,冯玉祥军队很多人一看见飞机都吓得尿裤子。老冯去安定军心,问大家:“你们说说,空中飞机多还是乌鸦多?”众人答:“乌鸦多。”老冯说:“然则乌鸦拉屎时掉到你们头上没有?”“没有。”老冯说:“所以说,飞机投弹时,能命中的机会就更少了,大家不必害怕。”

冯玉祥常对士兵使用暴力,每有士兵

科技文摘报·人物春秋

5

林语堂会花钱

林语堂(1895—1976,中国现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)看重钱,会赚钱,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,人所共知。这与中国文人讲求的“君子固穷”背道而驰,成了很多人诟病林语堂的原因。不过,林语堂是该要的钱一分不少,该花的钱也慷慨解囊。

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,本想安分地靠爬格子吃饭,却发现这碗饭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。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“一稿两投”。同样的内容,写一份中文的;写一份英文的,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。有人高度赞扬说,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,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。

林语堂有经济头脑。他靠《开明英文读本》居然拿了30万大洋的版税。据说,那时候林语堂办《论语》杂志,每期都要由出版社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,他才给稿件。

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,可该花的钱,一点都不吝啬。林家出国前一年,夫人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,余下的20多口人都没有工作;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,留下大姐林瑞珠和8个孩子;大哥也走了,留下孤儿寡母;二哥林玉霖失业,他有7个孩子;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,三嫂体弱多病,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……所有这些,都是靠林语堂接济。

20世纪30年代,林语堂一家迁往美国。那时在美国,由于版税丰厚,林家生活富裕。1938年,林语堂总共收入38000美元,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、亲戚花去12000美元。1939年,他的《生活的艺术》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,稳居榜首达52周。他用英文写的《京华烟云》出版后,在美国多次再版。虽然这么畅销,林语堂却不肯自己译成汉语,认为最合适的翻译人选,是比他小两岁的郁达夫。很显然,他欣赏郁的文才,认为市场前景会好,可以让译者小赚一笔。当时正是抗战,郁的生活狼狈不堪,忙着离婚,没有闲情来翻译他的小说。

1940年5月,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,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。他再次出国时,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。抗战时,林语堂到法国旅行,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,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。林语堂对亲戚朋友格外关心,将《宇宙风》的版权赠给大嫂。侄女家中遭劫,他知道后,从美国寄钱给她。

不过,聪明人也会失算,也会亏本,也会棋错一着。为研制中文打字机,林语堂投入了10多万美元,因为打字机没有投入生产,成本无法回收,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。走投无路,林语堂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,用于偿还债务。此时,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,就在准备离美时,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,要求他交清历年欠交的个人所得税30000多美元,否则不能离境。幸亏好友借给他一笔钱,再加上及时收到《苏东坡传》的版税,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所以说,林语堂是一个现代逍遥派。他爱钱,因为没有钱的现代社会是逍遥不起来的。不过,他的钱财是取之有道,用之有道。他教育女儿:“金钱藏在我们的自己的口袋里,而不去帮助别人,那钱有什么用处呢?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,又能帮助别人。”一个人,一个文人,林语堂的金钱观其实很简单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2013年10期

文/张光茫 荐/韩文增

冯玉祥(1882—1948),安徽巢湖人,字焕章,民国时期著名直系军阀、军事家、爱国将领,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。他是我

大瓮里舀水送给吴佩孚

1923年,吴佩孚过五十大寿,许多人都给老吴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,而唯独冯玉祥却只送了他一坛子清水,并美其名曰“宫廷玉液”,纯天然、无污染的“圣水”。吴佩孚很无语,有人问:“冯将军,您这水是从哪里弄来的?”冯玉祥说:“玉泉山,天下第一大泉。”吴佩孚说:“那么老远的运来,真辛苦你的手下了。”这时,老冯的部下冒失地说:“不辛苦,就从我们营地的大瓮里舀的。”

“我啥时抢过人家姨太太?”

1938年春,冯玉祥乘火车到西安,下车后去城门附近的小吃摊要了小米粥和窝窝头吃。老冯问:“今天有什么喜事啊?这么热闹?”卖粥人说:“听说是冯玉祥将

《世界报》2013.10.16 文/辛华